

張文忠公文集

九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表



辭聘侍親表

移山東憲司進奏

維天曆二年月正吉日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臣張某謹熏沐稽首敬奉表

皇帝陛下臣聞君猶天也其對越之嚴靡容毫
髮有僞詩曰惟皇上帝臨下有赫蓋言天監昭
明無隱而不燭也欽惟

皇帝陛下聖聰天縱好古隆文入正宸極神人
胥贊克清國難曾不逾時所恨臣某誕際休明

雲華齋書卷之三

寢及衰暮重以母年喜懼兄弟獨無日者伏聞
有旨特除臣翰林侍讀學士尋用臺薦又除
西臺御史中丞臣某有何勲闕行能兩日之間
疊膺二品清要之職撫心自省感愧交集不及
此時具陳其愚將恐厥任弗荷自貽伊戚伏念
臣某甫出弱冠所學未竟恪遵父命黽勉仕途
降志趨榮以爲親喜幸無顛躓歷塵省臺間有
所爲寔出狂瞽或者因指爲能每自反觀甚弗
安也夫士固有偶爾致名夷考其實則空空無
有者臣某徃聞我

世祖皇帝興師伐宋兵駐襄樊衆方習武一校
獨燎鐺作食倏報寇至即倉皇覆實穿鐺耳以
懸馬後鐺尚焦熾烙馬馬奔徑突而前寇爲披
靡主將壯其驍勇拔之行伍超授以官臣之才
名誠不異彼今若羞於自白萬一再誅戰勲則
臣前日僥倖所獲者必將瓦裂不能有存矣所
以自臣先父違世泯迹於仕甘老雲莊垂歷十
年九七承

召命然迄不敢貪榮冒昧一起者其故職此茲
者朝政鼎新賢能彙進憲臺遣使馳報今除
橫被

龍光遂思自奮政使身名或隕不失爲忠擬於
當月二十四日就路臣母聞行執臣之手且泣
且言我年迫八旬汝髮亦素此別之後再見無
期因感寢疾見臣輒泣臣陽言不往連曰汝已
屬官汝已屬官使臣進止兩難委質無所欲不
告而去則懼得罪於親欲中輟其行則懼獲罪
於上君親皆重旣懼旣悲二罪曷任若肩嵩
華因憶晉溫嶠有行力爲其母挽止太真不留
斷袖而去臣欲效之慮其先行古語子行千里又

所不忍洪惟

皇帝陛下以孝友爲治其極功至德輝光古今黃屋無心於斯尤著自今以始臣知世道復隆皇圖永固中外臣民必有安分以甘菽水之懽悔訟以熟墳麓之好者翕然偃風雲從而兩化矣且前代帝王曲全人子爲親之心稽諸方冊千古一轍伏惟

皇帝陛下憐臣母老憫臣身孤宥臣言繁矜臣才拙姑如所懇以紓母憂或准六十致事以彰禮經親年八十一子不從政之義則老母洎臣

某仰荷

殊恩其視古之寵錫魚軒一日九遷者殆無以異矣臣某負知

九重罪當萬土故不敢循例臺請僭具表聞冒瀆天威無任惶恐戰越待罪之至某官臣某頓首昧死謹言

傳

驛卒佟鎖住傳

間歲京師編民男女之未年者因事而出多爲奸民所攘或女脅爲婢子壓爲奴不然則載

之遐徼殊域若遼海若朔漠易羊馬牛駝以規
贏入幸而敗者常少不幸而轉市互鬻使其父
子昆弟妻女死生不相聞者比比有焉嗚呼輦
轂之下習俗若此豈不爲大異事哉延祐丁巳
春余以公雜館興和者凡再月驛卒有佟鎖住
爲余言本江西泰和人七歲時與群兒戲里中
爲過騎掠之而北凡渡水三踰嶺不知其幾而
至興和騎者因飲於市遂命我給事其家酷者
一日眇劉姓時固知貨我於彼以幸見留即不
辨居數月眇者令我隨駝驅者數人徵所負行

二日無所得第云所居尚遠至則界汝還意眇
者又陰貨我聞土俗奴亡而獲者必鉗而黔之
用是佯以去故事新爲喜所過皆潁山無城郭
居民少陰即風雪不可前人以孳畜多寡爲富
貧所衣皆皮毳所食唯醢及菽無菽粟幣帛以
氈爲屋狀而居主人以察罕名我且授皮衣一
襲羊二千餘頭命服而牧之且戒曰羊有瘠者
傷者逸者無故物故者必汝撻距芻地二十里
每出必負餼約他牧偕行不然則迷不能返羊
合萬餘他畜稱是升高而望彌川亘野若雲霞

四敷群皆淆焉不能別甚憂且恐他牧曰汝勿怖歸則自相友矣及暮果然乃復喜間同牧者十數輩皆中國良家子爲奸民所販至此因自思違鄉井去父母親戚陸沉殊域奴庸於人非我獨也自是始少安焉一日吾羊寢山麓有牛百餘自絕頂奔飲于溪羊不及避而躡死十數意其不免遂委裘於山以疑追者決意亡去時年十有六矣頗健於行始日百里數日二百或三百惟南其嚮飢則嘖野恣水飲夜則視穹廬有燈火者往宿焉有問則以蕃言荅之故無所

疑訝者會值使者具詰所從來遂跽語其故意若見憐乃輟一騎乘我始復至此因走白官卽論眇者以法而隸我於驛中今年餘於此矣余聞惻然曰我將復若閭里與汝父母兄弟相見何如乃叩頭泣曰固所願也卽令有司移文傍近給衣糧護送其鄉於戲天下似此者何限庸能盡使遇余若此子耶蓋聞古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各設長胥師正等使之相疇相保蓋所以幾奸民而防不虞也故力正矯誣者禁焉橫行徑

踰者禁焉淫怠竒衰者禁焉行作不時不物者
禁焉况保息之制六而慈幼居其一自生齒以
上皆書于板司民氏掌之以協孤終於斯時也
使有奸民亦無所竄其手故下之所以事上者
靡微不綦此無他保之不失其所而已矣又聞
古者國有飢民則人主不殮有凍民則人主不
裘受計報登則人主親拜其視民之重如此由
秦毀先王之制官與民判焉不相預甚則聽其
自生自強自弱自仁自鄙自壽自夭名置侯牧
實與無均又藉以爲侵牟奉已之資者總總也

嗚呼欲其父子相安昆弟親戚閭里相愛盡力
以事其上得乎夫京師天下之本此焉若是逖
遠可知伏自

聖天子肇臨四海仁萬物如天慈吾民不翅其
子是惟弗知知則必詔有司以嚴其禁故余爲
傳其事併及古者安民之法庶使當路者得以
上聞或於治理有裨萬一焉

節婦柳氏傳

節婦柳氏者戶部主事趙君子開之繼室也世
爲薊郡人父賓叔嘗尹博平寓京師有年時翰

林侍讀學士西臯趙公之子野爲戶部主事亡
僮父未有繼或謂柳氏女可其父以西臯耆儒
子又朝廷知名士聞媒介及之即諾焉不辭納
采已西臯寢疾其父命柳氏視湯液未幾西臯
卒其孤野護喪歸殯長清旣殯而子開亦寢疾
亟遣人如京師逆柳氏歸半途而子開以訃聞
至爲服哭盡哀將廬墓側親族不可遂喪於家
頃之其兄從京師來欲召歸使再嫁其族恐將
微之柳曰是在我奚恐爲於是其兄見曰吾不
汝忍寘將圖汝安汝如我違是汝自取凍餓也

柳曰業已歸趙氏雖未及合鬻夫婦之禮已定
且凍饑與否是蓋有命豈再嫁再醮所能免耶
兄灼其不可徼去間數月偕其弟復來柳氏辭
益峻至閉戶與之語逾年其父卒繼而母亦卒
其兄即以計召柳氏來會葬欲因留不遣柳氏
泫然泣曰人莫親父母妾旣不幸望門而夫沒
萬一由此不克反是重妾不幸也况我婦人且
寡禮無外事無乃爲位哭之遂不往日率僮婢
緝生理雖隣婦里嫗亦不以接夙感氣疾每發
即呻吟連日蓋家不忍聞欲謁醫治之柳曰妾

聞婦人寡者爲未亡人我年二十六歸趙氏今
且半百天若我憐得死此疾寔莫大幸奚醫爲
此蓋子開前妻兄陳公約爲余所言者嗚呼肇
道湮俗潰倫理日微臣弗知所以臣婦不知所
以婦 面合心離生從死背者比比是一有
毅然秉忠執義矯矯不可奪者其爲薄俗之勸
不旣多乎且臣之徇其君者以嘗服其事也妻
之徇其夫者以嘗偶其體也今柳氏與其夫言
未嘗相接也面未嘗相見也患難未嘗同而恩
惠未嘗及也然則徇夫之志果何從生哉蓋天
壤間所以洞金石格鬼神者無他信義而已矣
知信義爲重則凡天下之物舉不能搖其心否
雖一語之甘一惠之利亦必從而靡矣嗚呼是
道也慧男子有所不逮曾謂婦人能爾耶大抵
受其弊即不敢有其身不必恩惠及也入其門
則不敢辭其難不必語言託也自古以忠誼爆
世者其處心大率若此所以歷世愈久而人之
仰之北斗其高而泰山其峻也河漢無極而日
星之永輝也彼剖心析肝誓生死無他適一旦
值不測挈夫所有冒辱蒙詬惟欲是濟者以柳

氏概之爲何如哉吾嘗承乏太史氏紀人之善是固其職故傳其事以爲天下婦人楷式云書

上董中丞書 時年二十七 臺掾滿閑居

蓋聞中外之官莫要於風憲亦莫難於風憲民瘼有所未聞國政有所不知奸惡有所不白設風憲之官使言之茲非其要歟其言也及大臣則大臣待罪及天子則天子改容聽而信從則留違而不信不從則潔身納履而去茲非其難歟往者博陵公以搏擊之才挾敢言之氣歷事兩朝其事功燁然至今表表在人耳目然爲小人中傷者凡四五賴

主上聖明克終厥職崔之後特輟先朝舊臣平章軍國公不忽木以領之蓋中丞三品官耳今乃屬之宰相則其要且難又非前日之比矣夫軍國爲人詳慎儒雅動持大體而不輕於糾彈譬言之良醫治疾不專伐其邪惟以滋榮元氣爲本切嘗合二公論之其任斯職也均爲得體非崔之嚴人不知臺憲之爲重非軍國之雅人不知臺憲之爲尊昔郭子儀將河南之軍簡號令

擯斥候人未嘗以爲緩及李光弼代之不一日
斬張用濟於轅門而人亦未嘗以爲殘何則處
之胥得其道故也明公忠勲累世蔚爲中朝故
劍大臣之家而又重以力量才猷足以壓服衆
望頃因中司缺負中外一辭皆曰非閣下莫宜
繼二公者旣而

詔下果然慮樞府之有別奏又奉

特命以止之于以見

聖上知人之明圖治之切眷顧世臣之重而專
風憲之寄也如此爲人臣者當何如哉走也才

綿德涼不足以知當世之務自吏風憲迄今四
閱寒暑其間失得頗嘗究之以意不衆同未嘗
敢輕出諸口前年因友人元復初得以瞻拜眉
宇而明公破城府略齒爵握手如平生歡每退
輒自感激且慚無以報効茲因明公晉居風憲
凡僕曩昔所懷者願由此以效一得焉伏自
世祖皇帝肇立御史臺迄今三十餘年矣其間
一隆一替一伸一屈理所不無然其所以爲臺
者則自若也蓋自昔立法其始也人莫不知懼
及其久則亦莫不狎而玩焉善守法者逆知其

然則必有時而振作之使玩者變而爲懼懼者化之而至不敢犯然又不可以常常然也今夫人之所以怖雷霆者以其有時而震也設使轟轟焉日夜以警衆則人將視以爲常而彼爲雷霆者則亦無以取懼於人矣法之於人奚以異此僕見今之蒞官者類皆因仍歲月不力於政雖任風憲者亦莫不然此其故蓋以法之與人日疎以遠而人久而自不知其流而至於忘法也自非有以大警聳之未易善其後今莫若因閣下執憲之初以

世祖皇帝肇立御史臺之意

上前申明敷奏期於必行仍分使諸道以戒飭之俾中外百司曉然知

上所以任公之意顧不偉歟且公先任行省而省務再新次任行臺而臺綱具舉後召入樞府而故奸宿弊爲之一空蓋其英聲茂績上以結主知下以孚於人也久但明公挈其要振之不必曳裾斷鞅而海內之人固自粲然而耳目新蕭然而膽氣奪矣過茲以往其有饒食財蠹政循默不勝事與夫絕私徇公者無問近遠強弱

選其尤者而賞罰之以示懲勸如此則號令肅
而教化行積習除而紀綱立矣且人臣獻言於
君也不可專恃口吻之辨自昔固有直其辭
而不從婉其言而欣然見納者其故何哉誠與
不誠而已矣傳有之未有至誠而不動者程夫
子每當奏見則必齋戒而後入蓋不敢浮辭說
其君而蘇老泉論諫乃欲以蘇張譎詐險詖之
言必其君之從已是豈事上之道哉况臺官所
陳又非他司之比輕則奪人之爵重則戕人之
生又重則迴雷霆之威而挽江河之決苟不以

誠將之一有所窒則其所係豈淺淺哉且執法
之官人好之者少惡之者多無事尚且吹毛求
疵幸其有失而持以藉口安可不慮於意外以
中奸人之計乎以向日監察御史觀之可知已

時有二
人下獄伏惟

聖上臨御以來宵衣旰食日圖善治無遠而不
燭其渴於求賢敏於從諫三代聖王殆無以過
而於臺察尤倚注焉彼當路者誠能孜孜爲國
隨所宜而匡救之則雍熙之俗有不難致其嘗
謂士之處世苟有心於澤民利物則當竭其職

分而不容毫髮之遺若億億焉無意爲之則當振衣山林亦不失爲高尚之士畏首畏尾豈士君子之所貴哉僕也位卑言高諒無逃乎僭越之責然天下之善一也已不能行而與能者行之固不必自己出也夫以明公之賢古今事體無不灼見尚奚須此區區之論抑聞水之細者江海資其深材之微者棟梁假其峻藹蕘之言聖賢取之以成其治傳曰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惟閣下恕其狂斐而亮其固陋之誠以賜采覽焉幸甚干冒鈞嚴無任待罪之至

疏

諫燈山疏

至治元年正月初七日太中大夫叅議中書省事臣張養浩謹齋沐信宿頓首百拜昧死實封獻書于

皇帝陛下伏念臣養浩才行無竒竊食於官殆三十年矣每愧出仕明時無有寸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英明仁孝自登

大位近除凶慝遠鎮邊荒親祀

祖宗溥恩黎庶薄海內外爲臣爲民者無不懽

忻踴躍以爲

世祖規模復見今日而

陛下又頒詔旨凡百政務一遵

世祖皇帝舊制爲臣民者愈益懽忻思觀治化

臣養浩近聞一事不無所疑欲默不言受

國厚恩有所不忍欲言恐 天威一震勢無生

全然人臣事君寧坐犯 顏不敢緘默外人皆

曰今歲正月十五夜

聖上欲於宮中結綺爲山樹燈其上盛陳諸戲

以爲娛樂臣養浩初聞其事意謂妄傳豈有

萬乘英明仁孝之君臨御之初而肯爲此浮華

無益之事旣而質諸近侍頗以爲然臣養浩不

敢遠引古昔欽惟我

世祖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雖市井之

間燈火亦禁蓋

聖人之心所慮者遠所防者深况宮掖之嚴尤

當戒慎徃歲

曲律皇帝由輔導非人剗構燈山喧闕數夕迄

今中外百官嗟惜不已雖取樂於一時而史冊

書之適足爲大不樂於千載臣養浩於今月初

六日密言此意於左丞相拜住丞相第曰已知
臣養浩不勝悽悽螻蟻之誠塵瀆
天顏僭陳所見伏願

皇帝陛下以

世祖皇帝崇儉慮遠爲法以

曲律皇帝喜奢樂近爲戒寢其燈宴止其所爲
之山臣養浩雖獲罪

聖明而於平昔報國之心庶少白今日矣其從
與否伏乞

聖鑒臣養浩俯伏玉階罪當萬死誠惶誠懼頓

首謹言

西臺上王者無私疏咨內臺聞奏

臣某伏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
者無私恩又聞聖人謂大哉堯之爲君維天爲
大唯堯則之蓋堯之所以能則天而爲君者其
道無他至公無私而已矣夫名爵賞罰天下之
公器所以奔走豪傑懲勸臣下初非爲人主喜
怒之資而設也如欲賞一人則當詢諸省臺若
省臺以爲可賞然後賞之是慶賞無所私也如
欲罰一人亦當詢諸省臺若省臺以爲可罰然

後罰之是刑威無所私也夫賞無所私雖至舊
至親者不敢妄有所祈罰無所私雖至愛至狎
者不容少有所貸三代有國家所以享祚綿遠
垂拱無爲而天下乂安者其道由此欽惟

皇帝陛下寬仁大度早歷艱難天視民懷迄復
于今龍飛伊始願

陛下恒思得之之難與天下從新更始萬幾之
來稽諸

祖宗成憲而

陛下應之以無心處之以無職毋因怒而輒刑

三十五

雲華類首卷九二

一六

人於市朝毋因喜而輒加官於左右凡進諫者
皆爲

主盡忠之人願自

陛下爲始勿加誅戮以彰聖明傳之萬世子孫
永爲家法夫賞善罰惡國之大柄此而公當

帝王之能事畢矣卑職承乏臺官不避斧鉞謹
言如右

露布

擬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破黃巢露布

臣聞王者之兵若時雨所向者俱荷來蘇人主

之威猶雷霆。手者無不摧滅矧茲鼠輩敢犯
龍廷果兵出而有名將賊亡之無日恭惟

尊號陛下茂昭文武誕受天休屈群策於殿陛
之間運四封於掌股之上其或不率在所必誅
雖日月所弗臨亦梯航之相繼賊臣黃巢者麻
漚小豎唐室大奸恃其吞噬之雄肆厥飛揚之
志橫行郡國汙我衣冠毒焰延灼于下民醜德
升聞於上帝初無挈瓶之智每懷問鼎之心非
朝廷駕馭之乖方實鬼神使令其如此不盈其
惡曷殞厥軀臣克用等指彼凶殘奮揚义烈挾

長風而破鯨浪未足喻其發機鼓烈火以燎鴻
毛不足擬其乘勢四岳以之而震蕩三光於是
乎晦冥期欲一平誓不兩立轍亂旗靡競曳兵
奔甲而奔弓撥矢鉤咸裂帛裹瘡而走伏尸蔽
野流血殷渠破竹之勢已成拒轍之心猶熾彼
謂乘間抵隙可狙擊手而成功孰知自午至晡反
狼狽而敗績彼黃巢者零丁獨竄顛仆無歸拉
淚向天甚項羽烏江之窘投身失地劇曹瞞赤
壁之危計莫能施生遂自刎臣等叨司戎律阻
守雄藩顧茲毫髮之勲要出聖明之力獻俘太

室拓境明時三箭而定天山已復禹州之疆宇
一鼓而空醜類載瞻唐德之輝光臣等無任慶
快激切屏營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操

哀流民操

哀哉流民爲鬼非鬼爲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
無緼袍婦女無完裙哀哉流民剝樹食其皮掘
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晝行絕煙火夜宿依星辰
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親厥親哀哉流民
言辭不忍聽號哭不忍聞哀哉流民朝不敢保
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欲回不能復欲前不
能奔哀哉流民死者已蒲路生者鬼與隣哀哉
流民一女易斗米一見錢數文哀哉流民甚至
不得將割愛委路塵哀哉流民何時天雨粟使
汝俱安存哀哉流民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文

堂邑祈雨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承務郎堂邑縣尹兼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其神之靈其祗受

天子命出尹于此未及其境夙夜以思幼而讀書長得百里之地而治之是惟無爲爲則何政不可行何德不可積何人不可澤上不負國中不負親下不負所學奉職以來即潔躬齊居屏

遠聲色心欲與古之滅火反風蝗不入境政如神明者並驅爭先此某素心而天地鬼神所照臨者也未及數月值旱暵不雨民頗爲憂切自謂以某之心膏澤之降必在旦暮今旣旬浹而亢陽如故將以惠民而神不隨將以報國而神不與抑不知某何以得罪於神而斬焉無所感格如是耶且厥今之制昭昭者責之於吏冥冥者託之於神所以詔書每下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名山大川凡血食於郡國者未嘗不懇懇及之非徒羨觀聽爲虛文蓋以贊治道福

民生成歲事寔有望於爾神也神不見咎豈惟
負國抑亦負民豈惟負民抑亦負其此來爲國
爲民之心使縣尹貪庸鄙猥神之不見亮也固
宜苟爲不爾神必有以處之矣尚饗

謝兩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謝于
某神之靈某性識愚暗溺於古而不通於今孚
於民而不信於神向以旱故輒以狂直之文有
禱于祠下將謂神必見怒荐降以災不意奠拜
之明日甫交三鼓陰雲四合自昧爽至午後不
風不雷旣沾旣渥蓋縣耆老皆歸功其尹夫尹
恃神以濟其不及者也其敢貪厥成功以自重
其曠職之罪哉謹躬詣拜嘉伏惟尚饗

祭姚牧菴先生文

嗚呼維斯文之宗伯曠百祀而一人方元精之
孕秀光岳慘而不神旣培埴之伊厚又煦濡之
孔仁及炳炳以瑞世衆嘖嘖爲鳳麟何造就之
良艱而一旦失於逡巡也嗚呼維公文由天得
不踵故蹟縱橫操舍舉自己爲筆未及落而氣
已馳當其賓之筵而酒之洽也人第見顯印居

中而嘯傲殊不知日光玉潔之思已隱隱乎睫
眉由神變之叵測故愈出而愈竒小能使之磅
礴巨或納於毫厘玄則伏於未眖明則耀乎無
涯彼江漢之滔滔與嵩華之巍巍雖交梗于前
路而足之所到莫不劃然自闢而失其深危爲
難耶則無樊宗師之深澁爲易耶豪放抗衡於
坡老正大並轡乎昌黎而跬行顧影僂步呈姿
柔筋靡骨膩理纖肌者見之宜其笑發於坐并
嘆興於向若面譽其削鏤背非其覆瓿而卒瞠
后塵而莫之追也嗚呼其尤可偉者不權之阿

弗勢而移遇有論著屹無詭隨或竹帛之揭或
金石之垂褒其賢則賤者尊而死者昭於後誅
其佞則榮者辱而生者具於時古所謂良董迂
者復奚慙而觀夫靈明之境湛乎其不波含弘
之度廓乎其無籬隆於風節粹於倫彞芥功名
而無意於屑塵富貴而惟道之怡其待問也如
響音其好施也若遺雖牛童與馬走無不道其姓
字而識其容儀衣紫雲兮滃鬱佩明月兮陸離
驟鸞鶴兮周章傲雲漢兮委蛇封君擁節以先
導列侯庭俟以帚持席屢前於宣室宴每侍於

瑤池惟其名之太盛遂致巧言乘間奪朱亂雅
構漂山之謗而磨平淮之碑嗚呼僕初聞此且
訝且嗤欲爲廷辨計莫我施竟默默而坐視誠
有負公平昔國士之知也雖然夫文章天下公
器豈咕咕者得私今已不能逃乎月旦况千載
之可欺夫何損於落落祇自昭其蚩蚩於戲盖
嘗考夫士君子之賢佞惟進退爲可窺苟於焉
有慚德雖虛文其何裨初

今聖之淵龍也授公太子少傅而不拜在他人
則憫然驕喜之不暇而公乃惻焉以增悲曰吾

世父所遜避羌何行而及茲 九重聞而稱異
百辟見而齎咨使區區毀方售進者厥顏厚於
十之甲豈特可爲將來之範而當世之師也哉
如走者道昧於進辭拙於擄夫何有能獨蒙見
推播華宣彩揜類隱疵騰章再三必用是期顧
公抱負之如許於吾輩乎奚取則其推轂后進
之雅量又非今士之可夷始聞訃音忽忽以疑
詎有顏如渥丹之懿偕蒲柳而先衰意必出於
多口因復傷士風之日澆瀆尋得真於門客於
乎何天不斯文之祚而竟使哲人之萎耶或以

爲年及則世之齟齬台背猶矍鑠者何限而於
大賢乃獨畱其期頤顓帝闔兮幽遠徒反袂以
漣漉於乎昔公無恙爲世珍兮今公云亡孰柄
文兮自京之別三閱春兮茲夕何夕遽求分兮
蹇孰余開懦孰振兮宵焉玄宮無復晨兮如其
可贖人百身兮求而弗得號弗聞兮詞忘其蕪
尚鑒情之真兮於乎哀哉尚饗

綽然亭上梁文

常慕閑而未遂久塞清泉白石之思不待年而
遽歸已冥皂蓋朱幡之慮必功成而始去恐時

失而莫追聞穉休官用期寡過伏念某夙非閥
閱雅鬱經綸玄裳豈願乎乘軒頰尾本期於縱
壑偶操刀於外邑俄持斧於中臺抗言幾血於
虎牙珥筆復塵於螭首在棘闈而兩叨貢舉入
蘭省而三預贊襄簿書身僊於奔馳期會耳煩
於呼叱五更待漏遙瞻兔魄於璇霄一疏論燈
誤得驪珠於滄海衆皆過譽其忠蓋已獨自悔
其狂愚雖蒙鈇鉞之寬實出神明之祐幸今完
璧理合廻輶王夷甫宦情之無哂清談之多衛
錢若水急流而退嘆竒節之鮮儔非有心敢擬

乎名賢固無技可呈於治世疇昔之捧檄非詘
而今之稅駕何疑人謂歐陽公踐言之遲我喜
陶弘景掛冠之早爰於別墅肇構斯亭適當華
鵲之衝兼有泉石之勝芳叢錯綉繞風煙移榻
而觀老瓦傾銀掬水月洗觴而飲於心足矣何
福如焉昌晚景於桑榆傲歲寒於松柏一蓑煙
雨絕無庾亮之塵四面雲山盡是王維之筆或
天游於汗漫或雲卧於荒寒或散髮以弄扁舟
或披襟而坐茂樹或投轄以留飲或臨池以學
書或倚筇而聽猿啼或投芥以命鶴舞或弦誦
以教子或吐納以學仙或酣歌賓客之前或長
嘯煙霞之表惟日不足其樂無涯一壑一丘聊
以償半生之苦五年五詔將何報

九重之知仰架脩梁俯陳善禱

東繞屋煙嵐萬玉峯莫道歸來無用處也能
善頌效華封

南林影山光水倒涵一自角巾還第後懶將
心事向人談

西竹塢蓮塘接稻畦榮辱從今都識破不須
鵬鷄校高低

北郊原處處皆春色牧童也識太平懽落日
一聲牛背笛

上朝暮雲煙千萬狀紅塵不到笑談邊何處
人間有蓬閣

下世累而今都不挂閑來底處用吾心看水
看山仍看稼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物我皆春書添架上
之芸香酒溢床頭之松乳佳客常盈於座榻好
山亦對乎軒楹居畎畝而遺安竊比襄陽之隱
士處巖穴而索價不爲少室之山人

西華嶽廟祈雨文

維天曆二年三月戊午朔越廿有九日乙酉陝
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張某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敢昭告于

金天大利順聖帝之靈某幼讀古人書欽聞明
神獨尊西土歷代祈禱靈應赫然則神之得名
於世者舊矣不虞衰暮茲因游宦始獲仰止下
風然不幸屬民多艱流亡強半餓而死者相枕
于途今將首夏尚爾亢旱如故某雖叨榮行臺
實悲實懼使其平昔素無爲國爲民之心重以

貧殘邪僻神不見恤則固其宜萬一少有可取則神亦安能漠然坐視不爲動于中也伏望垂監愚忱少沛甘澍使民回生意歲秋有期則神之血食古今者爲不誣矣倘不見與則某惟有省愆待罪日拜神前必待示其不見荅之由然後退尚享

是日陰晦不雨五更再以文禱之

西華嶽廟催雨文

維天曆二年三月戊午朔越三十日丁亥西臺御史中丞張某昨以歲旱民亡比屋病疫謹齋沐於二十九日早哀祈雨澤于

西華嶽廟催雨文

八

金天帝君之前黎明雲氣四集川岳之形皆爲冥晦私切甚喜以爲明神見憐甘霖之來可跂而待不圖爲風所梗旋致缺然伏念某爲西臺之官帝爲西土之神今歲屯如是民隱如是臣雖未上胡寧彼忘不神之禱尚誰禱哉况神令一出闔境之內何靈不隨非勢窮事迫臣亦何敢不知忌諱連日荐瀆惟神有以哀其愚而終惠之則某雖旅困于途敢不重報尚享

爲民病疫告斗文

維天曆二年六月某日資善大夫陝西諸道行

御史臺御史中丞張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敢昭告于

北極玄武之神惟神斟酌元氣標準衆星運行
四時贊成天道凡沴疫不正之氣上千陰陽之
和者屏而去之是固其職今三輔之民自春徂
夏由病疫而死者殆數萬計巷哭里哀月無虛
日使彼有罪已盈其罰伏望明神自今咸加寬
宥杜其禍源開以生路滌之以甘雨蕩之以祥
飈使人蒙休嘉物遂生息某等雖備員西臺亦
或少紓厥責凡此者無非神之惠也尚饗

祭李宣使文

維天曆二年六月丁亥朔越七日癸巳資善大
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張希孟謹遣
令史賈仲幹等以清酌之奠致祭故西臺宣使
李生之靈嗚呼人之壽夭皆所素定但行不愧
心順守其正年雖不遐其流聲於人則無窮也
今年二月余自歷下之官西臺舟次安山而生
乘傳來逆且拜且言馳至長清聞公由水而西
所以追及於此乃獲瞻拜余見其端確卑慎勞
慰久之時訪西事應對甚悉凡所經過傳送供

帳輒先告集余第受鞭而馳舍策而憇宴然不知身之爲客而道路之爲脩阻也路出河南流民寢遇抵新安硤石則縱橫山谷鵠形菜色殊不類人死者枕藉臭聞數里余即命生躬督主者坎而瘞之余年六十生長齊魯富庶之鄉餓莩流民雅未嘗見一旦遇之心酸鼻辛不覺淚之交頤生見余哀徃徃先路而行揮使避之民不循途多致顛沛自后余雖悲不使生見之而生亦不知余心之爲益哀也行次華陰宿於岳祠時旱暵甚久遂爲文禱之文詞甚悲禱之夕

余自讀其文讀至悲所不覺失聲生與一二道流亦皆哽噎余欲駐車祠下雨然後去生蹠而泣言公爲民之心神已洞監必雨乃去無乃偏神太甚况公家有老母萬一因是致疾是公爲民而不爲母也余蹶然輟哀謝之即趣其行至華州雨連夜不止詰旦命生市羊一豕一反而謝之比回余已視臺印矣每出閣生必騎隨見流民與曩過無異於是余又悲欲命有司爲粥食之皆曰粥誠一設飢民必四遠而至后或不給柰彼衆何余曰若然則將聽其死歟余遂出

私錘若干令有司詭爲粥鬻粥者凡三處食之命
生往來覆視民稍寧息后又患庫錢細民艱於
交易又命生監涖幾其爲奸不時給者庫各一
啓病民雲簇生資稟素薄其毒惡之氣乘之而
入遂感成疾凡更數醫迄不能起嗚呼慟哉生
有父今爲河南省都事余都事右司時嘗與共
事侃侃和易人也頃走書安西懇余指示提誨
今而若是將何辭以復其父乎夫生之所以得
是疾者實由余救民心銳以生勤不憚勞故每
事命之初不期生竟以是而不壽也然則生之
死非其命然耶其因余責頻任數而然耶嗚呼
聞生有弟年踰冠矣余哀生之沒於官事將令
其弟復爲宣使以慰生之不幸以贖余之所失
以足生未遂之心以終其父相倚託之意若然
又未知生知乎否乎爲有憾乎爲無憾乎嗚呼
哀哉尚享

詞

唐承旨哀詞

徃游故辯章靜德康公門聞翰林承旨學士唐
公德若望籍甚蓋二公道合氣同蔚爲當代名

勝士被接納有不翅龍門登而萬戶封者走時
年二十有四一見略齒爵禮夷賓主其引重後
學不獨於余爲然大德四年夏四月靜德公卒
明年秋八月公卒嗚呼何天不福斯文使二賢
相繼去世亟耶維公安字魁秀襟量豁如始仕
人以宰輔期之歷官右司郎中工部尚書翰林
學士承旨政聲風節表表一時其家居琴書左
右泊然與白屋士埒事母孝與朋友義以誠雖
稠人廣坐從容應酬靡不心沃尤恬於權勢人
有幼而相好長登台鼎者雖數相過亦不一造

門少荅閑處數年終不以進取槩懷然議者恒
以不膺柄用爲恨走嘗傳聞公長右司時或告
中書誤釋一囚

世祖怒趣宰屬詰之吏抱按不知所出遂告急
公初公以疾在告未嘗署其按公即援筆補之
行且曰不誤毋恐入見具本末敷奏

天威遂霽後吏白於廷中外嗟異迄今以爲盛
談嗚呼人固有一言可見平生大節亦有坐一
事軒輕終身不克伸者是殆難以幸不幸論也
今人疾吏弊防欺如鬼讎案具求署筆斲斲不

肯下駁至再至三虞後連已故爲淡墨際紙細
書異日久漫滅不可復識認又有值敗取按瓜
其畫者政使無悞且迎合附會曲爲之徵矧肯
明其誣代其辨復補署其銜者哉蓋嘗跡是論
公使其進登廊廟其不爲公孫弘之阿旨詭隨
蘇味道之摸稜兩端也審矣古人謂細事如此
大亦宜然惜乎天不俾余言之效於世也公諱
仁祖字壽卿畏吾人其履歷之詳見叅議瓠山
王公墓誌詞曰

穹壤間正大氣生才發於德苟非其人巧求襲

取亦弗克於鑠我公量宏學博德崇積莖仕卓
然人謂他年秉鈞必歷三顯官身同寒士見冰
檠下文不瀆應酬雍容儀靡忒彼貴而頗見且
逃之矧肯即或舍或庸略不介懷惟自得曩長
西曹代吏辨誣義形色冒厥雷霆一語回天汗
群辟有美如斯遐不以年止半百使大厥施淳
俗可還今可革謂天漠如倒罔畀人曾弗惜謂
天曠如奚獨於賢乃爾嗇厥理孰凡非始今焉
來自昔我挽以詞九京之憾庶少釋

吳道源哀詞

天之於人侈其才蹙之於壽是理之不可曉也尚矣疇仕京師後學穎異者亦屢見之然未幾則皆相繼夭歿爲夭媚疾耶必不生之矣生之而又才之是天有意於成也然而卒不年之豈彼所稟過清且靈勢固不能久歟抑其命已乎是雖造物亦不能續而延之歟於戲此余所以於吳生道源之卒重有所哀也夫生濟南人名濬字道源余所命也蚤失父隨母氏及二弟居性莊重寡言笑持身稜稜有風岸恒欲以道德文學自裸于世嘗游京者四年歸而其學大進

遂孤余之所望耶生自號方齋始以親故欲寓
目場屋由有司小忤其意即怒不試後袖紙過
綽然亭請余記其所謂方齋者切欲因是思有
以廓之未及而卒以疾未娶得年二十有七寔
泰定丁卯二月二十四日也余惜其學不遂志
才優而命趣故爲詞哀之使刻石表諸墓庶少
慰其不幸云其詞曰

維天生毓兮爲類孔庶尤物獨尠兮孰灼其故
甘露慶雲兮曾不朝暮祥麟威鳳兮曠代靡遇
猗嗟若人兮清淑攸聚超彼凡近兮高朗是驚

牢籠元氣兮劃剗雲霧追琢風月兮虹霓爲馭
吳回前茅兮祝融左拒望舒環侍兮靈氛訶護
方爾馳翔兮胡柅中路無乃鬼神兮脩姱之妬
厥躬雖土兮神必天附意其仍舊兮八表容與
有母慟絕兮有弟號慕里不相杵兮朋泣而賻
矧余忝師兮於義有素一聆厭化兮涕泗交注
文孰余彙兮道孰余輔心孰余知兮言孰余助
緬惟有生兮莫匪朝露一氣屈信兮隨彼來去
達人大觀兮天地皆寓壽焉奚喜兮天亦奚惡
一時或鬱兮百世斯著述此表隧兮尚慰泉下

贊

潘仲德畫像贊

士不患無文而患乎無氣行不病過方而病乎過圓嗚呼如吾仲德其氣軒然其守確然吐而爲文浩乎若不可禦之川家徒四壁而官止乎七品人見夫昂藏之狀於外真不啻擅猗頓之富而操趙孟之權其清斯冰其直斯弦高峻夷乎崧嶽金石等其剛堅方斯文之有望竟以狷介而致不年此吾所以因其像表其心使夫阿匱媚世恇恇焉唯利之見者矐後塵而不敢萬分一擬其賢也

寫真自贊

爲隱耶容貌不類乎山澤爲仕耶心志常存乎丘壑雖揚歷三十年而未嘗有一毫之利於家及其退而徜徉於深山之中亦猶前日之臺閣出五旬而求閑近乎勇凡七徵而不起類乎弱嗚呼如斯人者其殆知止知足以道自樂全已之天而無慕於世之名爵者耶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